

《鳥》

而他們是這樣長大的，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。

我五歲那年，阿妹出生。

阿妹從醫院抱回來沒幾天，阿母丟下一句：「你要把阿妹仔顧好。」就跟著其他男人跑了。

她離開那個早上，先給阿妹洗了個澡，洗完澡後把阿妹抱出來，自己留在浴室裡洗頭。我在後院的鴿籠裡餵鳥，聽到阿妹嗝隔笑的聲音，走進爸媽的房間裡。光溜溜的阿妹正躺在床上，手舞足蹈著自己一節節肥胖的四肢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沒有陰莖和睪丸的身體。由於實在太過訝異，我不由自主的把頭湊進阿妹的雙腿之間東看看西看看，突然，阿妹噴出一坨稀爛的屎，黏黏臭臭的尿液沾到我的臉上，我大叫一聲，一邊跑向浴室裡，一邊伸手往臉上抹，手上的尿液像極了鴿子飛過頭頂時拉下的排遺。

「按怎？」阿母問我。

「阿妹毋懶啲，」我說，「她還學粉鳥挫在我的面頭！」

「你是在說啥會？」阿母閉著眼睛、頭低低的，雙手淅瀝瀝的抓著滿頭泡沫，「阿妹也有懶啲，不過長在身軀裡面。」

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知道阿妹是一隻鳥，只有鳥才這樣拉屎。

阿母離開後，阿爸和阿叔每次上山收鳥，就都帶著我和阿妹一起去。

我們收鳥的地方位在一個山坳處，阿爸和阿叔在山坳架了一枝又一枝竹竿，竹竿把綿延不絕的大網撐在其中，稜形的網口上，常常會有飛過的鴿子卡上，我們每幾天就得上山去巡。

此外，如果有聽到什麼消息，我們也會帶著活動式的網子上山去網鳥——他們把兩根竹竿中間連上一張大網，每當鴿群飛過，阿爸和阿叔一邊喊著：「來了喔！來了喔！」一邊把網子張開，奮力抵禦鴿群的衝撞。阿叔力氣小，常常竹竿拿不穩摔跤，阿爸因此常氣得大罵，氣到受不了，還會當著我們的面巴他的頭。

然而，不論在什麼狀況之下，每次收鳥，他們總是弄得滿臉滿頭的鳥屎，就像被泡進糞坑，再給救出來一樣。

「恁不通過來！」阿爸總是這樣說，「這太垃圾，細漢囡仔碰到會破病。」

那確實髒，除了鳥屎之外，大約會有五分之一的鳥會死在網子上，有些是被撞死、

有些是掙扎得呼吸困難而死，但更多的是活活餓死的。死掉的鳥散著屍臭，有些還長滿蛆，小時候我不懂，也不覺得噁心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卻總感到不寒而慄。

待他們一一把鳥抖下網子、裝進貨車後的籠子裡、再重新架好竹竿，阿爸就會開著車載我們下山。雖然兩人都已經換過衣服了，但他們身上那股濃濃的鳥屎味，我至今仍然無法忘記。

回到家後，阿爸和阿叔會仔細檢查每一隻鴿子腳上的塑膠環，早期電話還不那麼發達，他們都到電信局打電報，不久對方回來一句「生日快樂」，匯票就會跟著夾到。我大一點的時候，公共電話開始普及，他們改在每隻鴿子的腳環上寫數字，再打公共電話跟對方報數字，環上的數字匯進戶頭，他們就放鴿。

沒去收鳥的時間，阿爸和阿叔大多在叔公家打麻將。叔公家是一棟位在舊市街上的透天厝，叔公退休前是國小老師，好不容易捱到有月退可領，他就轉業開賭間。他的賭間就在透天厝的四、五兩樓，說是賭間，其實也沒有做什麼大生意，不過就是擺了幾張麻將桌椅，人家要來打麻將就收一桌三百的開檯費，另外替人跑腿買飲料香菸和檳榔。常常，早上我被阿妹的哭聲吵醒，就會抱著阿妹到賭間找阿爸。我小心翼翼的抱著軟綿綿的阿妹，像抱著一塊水；水從她的雙眼流出，配上高分貝的哭聲，左鄰右舍看了，議論紛紛。

賭間裡阿爸總是叼著菸，隨手從口袋裡掏出五十、一百，揮手要我走開。

「去阿翠姨的自助餐，」阿爸說，「叫她包一個便當給你。不准給我去偷吃鹽酥雞。帶阿妹去給阿翠姨顧。」

麻將碰撞得震天價響，小房間裡煙霧繚繞，阿妹聲嘶力竭的哭著，我東看西看，偶爾微微彎腰、震震雙臂，阿妹感受到了我的晃動，哭聲就會稍微頓一頓，我一停止震動，她又驚覺般的放聲大哭。

我領了錢，穿著拖鞋踏過大街，一如往常的到賭間對面的自助餐找阿翠姨。

阿翠姨是個年紀大約四十的肥胖女性，雖然比阿母大十多歲，卻在阿母嫁來之後成了她的好姊妹，我有記憶以來，只要阿母被打，就會牽著我到這裡來避難。

有一次阿母被打得太嚴重了，那時候阿妹已經六個多月，我看情形不對，就只好跑到自助餐來求助。阿翠姨正在收銀檯旁切炸排骨，一聽到我說的，連排骨都沒切完、錢也沒收，手上舉著菜刀就往我們家殺過來。

那天下午，阿爸的右耳耳垂被削下一片，滿臉的血，這也導致他年紀大時右耳幾乎失聰。我在一旁又叫又哭，最後，阿母拉著我跪在阿翠姨面前，阿爸在後面的榻榻米上

滾來滾去，滿屋子的汗水淚水。

阿翠姨開的自助餐店非法雇用一大堆嫁來這裡的外配，每天只給人家六百塊，卻要人家從早上忙到打烊。我入伍沒幾天，她接到了一張幾十萬的罰單，還上了新聞，我才知道爲什麼那些自助餐的員工總是臭臉憋嘴。

阿翠姨有兩個兒子，都比我大，長大後都吸毒。

「夭壽喔！」阿翠姨一邊罵，一邊把我懷中的阿妹接手過去抱著，「女兒哭成這樣，老爸還在摸麻將！你們早上有吃東西嗎？沒有？夭壽喔！這款男人！把老婆打跑了，現在又要把小孩餓死才甘願！」

然後阿翠姨會幫阿妹換上阿母托給她的尿布，又給阿妹泡牛奶，心滿意足的阿妹吃吃笑著，不一會兒睡著了。

「你幾歲了？不用上幼稚園嗎？」阿翠姨問。

「五歲。」我搖搖頭。的確，那些我的玩伴們都已經穿起兜兜上幼稚園去了，就只有我還成天這樣的在街上亂晃。

「這麼大漢了也毋讀書，」阿翠姨氣呼呼的說，「恁老母也真正是，把恁丟給那個飯桶！」

我傻呼呼的吃著便當，什麼都沒有回答。

進了學校之後，我每天都被老師打。遲到、不寫作業、上課講話、戲弄女生，我在即將成爲一個流氓的道路上，毫不遺漏的接受到教室的否定。

小學三年級那年，我第一次逃學——

一開始，只是國語課的健康檢查而已。那節國語課，輪到我們班要去保健室做抽血檢查。我跟著班上的同學排隊，抽血時，針頭扎進我的手臂，我吸了口氣，忍著，結束的時候，也跟著拿沾滿酒精的棉花揉揉手臂上的紅點。

「抽完血要去哪裡？」有個女生問班長。她的眼睛紅紅腫腫的，剛才因爲抽血而哭過、並且因爲哭而被我們嘲笑。

「老師說回教室自習。」班長回答。

可是老師早就回辦公室了，我看到的。我想，他現在應該在辦公室後面的陽台抽菸、

要不然就是在教師專用的桌球室打球，我剛剛已經瞥見他簽了這節課的教室日誌，不論如何，他是絕對不會再到我們班上了。

「如果我不回教室呢？」我想。「反正沒有人會記我。」

就是這樣，我就決定不回去了。我從健康中心出來、跟著要回教室的同學走著，進教室前，我假裝要去尿尿，就繞到後操場去了。

那是上午第四節。

接近中午的後操場空蕩蕩的，PU 材質的球場在太陽烘烤下扭曲成一條又一條的呻吟，球場旁的樹蔭縮得小小的，我把鞋子脫掉，赤著腳在跑道上走，腳底熱熱辣辣的，有一種痛楚的快感。

我突然想去看阿妹。上小學之後，她就被送去給阿翠姨帶了。阿爸每天給阿翠姨八百塊，從早上九點顧到晚上七點，尿布和奶粉錢另外算。

我翻過牆，直直的往自助餐廳走。中午時間，餐廳擠滿了人潮，阿翠姨在櫃台忙得不可開交，我遠遠的看見阿妹蹲在自助餐前的水溝邊，朝水溝裡張望，走近一看，阿妹盯著一隻死掉的、長滿螞蟻的麻雀發呆。

「阿妹。」我輕輕的叫她。

阿妹抬起頭來，看到我，正高興得要叫出來一

「噓！噓！噓！」我趕緊把食指湊到嘴唇前面。「要跟阿兄出去玩嗎？」

阿妹回頭看了一眼阿翠姨。阿翠姨對她很兇，也常拿竹掃把枝抽她的手。不過那是爲了她好，因爲阿妹總是對熱油鍋、瓦斯爐、烤箱等等高溫物品充滿了好奇，並且不時嘗試著觸摸。

「要。」阿妹小聲回答。

我牽著阿妹軟軟的小手，慢慢的，用我們不及人潮肚臍的高度往外走。我想去找阿母，所以我們到柑仔店門口等了一會兒、然後去理髮廳外看看、又去廟埕坐了一下，最後，我們走回家，站在鴿籠外，數著來來去去的鴿子。鴿子們震動著翅膀，飛兩下，又在高一點的橫桿上停下來，轉著頭左右張望。

「我愛睏了。」阿妹說。

沒辦法，只能把她帶回阿翠姨那裡。

當我們回到自助餐店外的路口時，看見阿翠姨正焦急的站在門口東張西望，我於是對阿妹講：「阿兄不能跟妳去阿翠姨那邊，妳可以自己走回去嗎？」

阿妹搖搖頭，她很害怕阿翠姨，而且她不想離開我。就像每天早上我準備出門去上學時一樣，她緊抓著我的手，流著眼淚，無聲的。

「不要怕，」我對阿妹說，「妳就說妳去找媽媽找不到，阿翠姨不會怪妳。」

我又勸了好一陣子，阿妹才願意回去。我站在街角看著，阿妹一邊走，眼淚就不斷的流，當阿翠姨終於看到她，正要罵兩句的時候，突然聽到阿妹說的什麼，愣了一愣，把阿妹抱整個人起來。

阿妹一直哭、一直哭，阿翠姨把阿妹撐在手臂上，臉貼著她的胸膛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開始往回走。我還得回到教室拿書包。

回到教室的時候，已經下午三點了。導師臉色鐵青的在班上等我。這節課本來是自然課，可是整節課下來，全班都看著我被那位老師的右手狠狠的轉我右邊的奶頭，轉完右邊又轉左邊，轉完左邊劈頭劈腦的賞巴掌。然後，我把褲子脫下來，內褲也脫掉，背對全班，雙手扶在黑板的板溝上，老師拿著丁字尺，右手舉高，狠狠抽我的屁股。

抽一聲，我就叫一聲；老師抽第二下，我叫第二聲；然後是第三下、第四下、第五下、第六下，老師越抽越快，每一下反而沒有那麼痛了，我忍著，沒有再叫出來。

「不痛是不是？」老師臉紅氣邊喘，拿著丁字尺，大聲問著。

我的雙手緊緊握著黑板板溝，緊到都在顫抖的地步。我的確感覺不到痛，那個當下，我只想著阿母離開的那天，阿妹剛洗好澡、又大便，阿母洗完頭，再幫阿妹再洗一次澡，再給她換上新尿布。阿妹睡著了，阿母說：「我去一下柑仔店，你要把阿妹仔顧好。」

「不痛了是不是？」老師問完，也不等我回答，再次舉起丁字尺，朝我的頭頂打下去——

我中午沒吃飯，餓得發昏，而且屁股和懶啪都露在全班面前。

終其一生，我都得和止不住的過敏、流不停的鼻血、時不時發作的偏頭痛為伍。

那個老師姓吳，現在在其他國小當校長。我前兩年有看他上電視，他在那個國小成立樂隊，還出國比賽得了第二名，他接受訪問的時候說：「要特別感謝鄉公所、和鄉民

代表會的全力支持！」

後來，這位老師和他感謝的鄉民代表們全都被抓起來關，因為那樁樂隊樂器的採購案。十多件二手樂器，他們花了縣政府五百萬。

我離開教室以後的日子，就在師長和阿爸的打罵中海闊天空的展開。到了五年級的時候，身邊所有的人都放棄拉我回去上課了，那年，阿妹進入小學。其實阿妹根本還沒足歲，只不過阿翠姨爲了自己兩個兒子頭痛不已，無暇再照顧她了，而阿爸又給牌桌困得分身乏術。

「不要學妳哥哥。」這是阿妹進到教室之後，老師對她說的第一句話。

當我看不起同班同學背著蔣公遺訓和跋扈的匈奴時，我正在山間跑跳：要不然就是去偷摘水果、要不然就是去爬樹；就算待在家裡的時間，也大多在鴿籠進出、與鳥爲伍。阿爸和阿叔收來的鳥當中，有很多是血統名貴的鴿種，我長大了才知道，我們這樣幾百幾千的跟人家討，其實送回去的，一隻往往要價數十萬。這也難怪，景氣好的那幾年，阿爸光靠時不時的收鳥，就能成天無所事事的吃穿。

小學低年級的阿妹中午就能放學回家，回家以後，我們如常到賭間向阿爸要錢，要了錢再到阿翠姨那裡吃飯；吃完飯，我們就一起躺在榻榻米上睡午覺。我會幫阿妹鋪好床、蓋好被子。天氣熱的時候，我會開電扇，如果天氣太熱了，阿妹說她受不了，電扇就只對著她吹。

有天，我們兩個在榻榻米上躺平，電風扇正呼呼的轉動。我快要睡著的時候，阿妹開口說，「今天下課的時候，有一個查某到學校來找我。她說她是我們的阿母，還給我兩百塊，叫我一百給你。」

說完，阿妹從她胸口口袋掏出兩張皺成一團的紙鈔，小心翼翼的把紙鈔分開，再把其中一張遞給我。

我本來已經迷迷糊糊，一聽到關於阿母的消息，馬上驚醒過來。我把身體轉向阿妹那一側，接過紙鈔，急急忙忙問道：「那阿母還有說什麼？她現在生作按怎？有沒有問到我？」

阿妹繼續躺著，稍微搖搖頭，枕頭和她的頭髮摩擦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

「她一下子就走掉了。」阿妹說。

「那她有沒有說要再見我們？」我急切的問。

阿妹想了想，才回答：「她……她叫我們明天中午到……到學校旁邊的冰菓室等她。她要請我們吃剉冰。」

聽到這裡，我不禁高興得叫了出來——在這之前，我甚至偷偷計畫著要搭車去找阿母了，爲此，我還努力的撿寶特瓶存錢。

我把鈔票拉開、舉高，與阿妹併躺在床上。薄薄的一百元在陽光的照射下透著層層防偽機制，我越看越入迷，彷彿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好精緻的東西。

接著，我爬起身來，鑽到床頭櫃裡，找出我珍藏的僅存的幾張阿母的相片。我這才發現，我記得阿母的頭髮、記得她抱我的感覺、記得她的氣味，但是，我竟然想不起阿母的樣子。那也是五年前的事情了，最後一次見到她；而對於十歲多的我來說，五年，就是一半的人生。

隔天中午，我冒著被在外站導護的老師們發現的風險，偷偷溜進冰菓室裡。不久，阿妹也來了，她戴著黃色的帽子、穿著泛黃的白上衣藍吊帶裙制服、腳上套了鬆脫的灰色的襪子和夜市買的卡通布鞋、背著大書包和水壺，一路搖搖晃晃的，被身上的裝備和窗外的熱氣融化得滿臉汗珠——

「這裡！」我招招手，悄悄的。接下來的幾個小時，我們就這樣對坐著等待，等到受不了老闆的側目，我只好拿出昨天的一百塊，給自己和阿妹各點一盤四色剉冰，找回的三十塊，又放進口袋。

阿妹一直吵著要走，可等到黃昏的時候，我才心不甘情不願的同意離開。

阿妹沒有再提過與阿母的相遇，好幾次，我逼問著她當下的細節，她都不太耐煩的亂回答，甚至哭了起來，久了，我也不再勉強她。前兩年，我跟阿翠姨提起這件事情，阿翠姨驚訝的說：那不可能是阿母，恁阿母早就去日本了，根本不可能在那時候跑回來。我才猛然驚覺，那兩百塊，是吳老師給她的——

那幾年，吳老師會把小學低年級的學生單獨叫到實驗室裡，一百塊兩百塊的給。這些事情在他因爲貪汙被抓之後，陸續爆出來。

蟬聲吵雜得不可一世的那年，我在缺曠課三分之一的狀況之下，勉強從國中畢業。我已經託朋友打聽好，再幾天，我就要到臺中市忠明南路上的機車行去當學徒，如果順利的話，三年出師去當兵，當兵退伍剛好可以做師傅；至於阿妹，我可以養她到國中畢業，之後她去髮廊學剪頭毛，到時候再還我錢。

我們只想要離開這個家，這個充滿鴿糞味和跳蚤的家，靠著自己，用任何卑微的方式。

「你要常回來。」阿妹說。我永遠記得這句話。

一個月後，阿妹出殯。禽流感引發的小感冒，變成了肺炎。

鴿子都被撲殺了，屍體全給卡車載走。大批大批的媒體來我們家拍、縣長和立委來我們家慰問，阿翠姨嚎啕大哭的畫面被一再播送，電視機前，大家都以為她是孩子的媽。我在阿爸身後低著頭沉默著，從頭到尾沒有掉一滴眼淚。

接下來的幾年，世界變成了令人更難堪的樣子，時間在我的忍耐中被大筆虛耗著，我長大了、認份了點；阿爸又在牌桌上多輸了、也老了些；阿妹的照片，則貼在納骨塔的小箱子外，十年如一日的青春笑靨，淡淡的在我心底活著。

憤怒與哀傷飛揚過我的青春，隨著我的成家生女，只殘留幾道記憶裡的褶痕。阿爸仍然每天打兩圈，不同的是，他學會收斂自己的脾氣和賭性，搖身一變，成了個享清福的疼愛孫女的好爺爺；我則庸碌的忙碌著，擁有著庸碌的妥協的快樂。

假日的黃昏，我常常牽著妻女到河堤邊散步。女兒顛簸的追撲驚擾著鴿群，我們在旁看著，說說笑笑。

觸目所見的景色，盡是冬日鄉間午後的安靜。遠遠的，夕陽西沉。

而我總在華燈初上、倦鳥歸巢時，不帶悲傷的想起阿妹，想了許久，要說出點什麼，一低頭，卻發現女兒早已經疲累的趴在我懷中，沉沉睡著了。